

番石榴园的喧闹

〔印度〕基兰·德赛 著
卢肖慧 译

Kiran Desai

Hullabaloo

in

the

Guava Orchard



Hullabaloo
in
the
Guava Orchard

番石榴园的喧闹

[印度] 基兰·德赛 著
卢肖慧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番石榴园的喧闹/[印度]德赛著;卢肖慧译. —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3.11
ISBN 978-7-5442-6574-4

I. ①番… II. ①德…②卢… III. ①长篇小说—印
度—现代 IV. ①I3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87014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13-050

HULLABALOO IN THE GUAVA ORCHARD

Copyright © 1998, Kiran Desai

All Rights Reserved.

番石榴园的喧闹

[印度]基兰·德赛 著

卢肖慧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葛建亭 袁 静

装帧设计 韩 笑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印 刷 三河市国源印刷厂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7.25
字 数 147千
版 次 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6574-4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转载、复制、翻印,违者必究。

献给
亲爱的家人

那年夏天，闷热把整个夏考特裹在浑黄的浊雾里。往日延伸至山麓的大片凌乱的屋顶和晾晒在绳上的衣物也变得模糊不清，消隐于布满尘埃的天际。

“问题在于过热的积云，”乔拉先生读着报纸，“这全归咎于最近火地岛火山爆发喷出的火山灰。”

过了一会儿，也不管有没有人在听，他又报告道：“问题在于非洲西海岸附近的洋流，以及在极地冰冠带观察到的无法解释的分子运动。”

接着又是：“伊拉克蓄意在沙漠地区制造低气压，以改变来自印度的风向，偷窃季风雨。”

甚至：“匈牙利有音乐家提出要以他的长笛之音把欧洲的雨云调遣到印度。”

“他们为什么不想些正儿八经的办法？”乔拉先生问道，“天气这么热，还拿匈牙利音乐家来搞笑。”

众所周知，夏考特有着举国最为炎热的夏日，城中冒出了无数的求雨计划。乔拉先生本人就曾向林业部呈交过一份按照复杂图案种植和割刈草木的详尽建议；军方提议派飞机按照特定的几何图形飞行来驱赶雨云；警方则提议由僧侣主持操办蛤蟆婚礼^①；大学的沃尔玛先生则发明了一把巨扇，希望借此扇出一条往北直通喜马拉雅的风道，招引南方季风雨的重云，他恳请供电局提供充足的电力以成全此项试验；业余科学家们诸如裁缝谷的巴纳拉先生、塞尼克农庄的瑞娜小姐等等也在商贸会上亮了相，展示了不但发出电磁波、更发出巨大噪声的仪器装置。镇上人人忧心忡忡。警察岗亭里，卡帕尔父子好天气公司制造的水银温度计爆了表。高温超乎想象与记忆，甚至超乎乔拉先生的母亲艾玛婆婆的预言，她向来认为自己能准确预测未来。

那个夏日，令人昏沉沉的热浪弥漫天空；这种日子里，即便是刚直、铁定的法律规范都变得有气无力，好像是被午后的太阳暴晒的花草，蔫蔫儿的。酷热把路面晒成一摊摊黏糊糊的沥青，烤化了准将先生抹在八字胡里的油膏，胡子便耷拉着，在他倜傥英俊的仪表上投下一道阴影。酷日晒黑了马尔霍德拉的女儿，葬送了她的一段好姻缘；水龙头流出的水——如果还能出水的话——滚烫滚烫的。蜜

^①印度的求雨习俗。

蜂在发酵成酒的花蜜上醉醺醺地乱飞；警察整日躺在芭蕉树下打盹儿。本地法官贿赂了移民官，已经投奔哥本哈根的兄弟了；旅游车里的外国人掉转车头打道回了府；夏考特人争抢着吊扇下风直接吹着的位置，万不得已要离开时，也是过不了几分钟就赶回来。集市上，人们将芭蕉扇铺子洗劫一空，小火一样冒着烟的、灰不溜秋的冰块儿也被抢购一空。他们手捧着还没切开的凉凉瓜果，脸颊或额头贴着玻璃杯；从灶台上抓一把菠菜就当扇子扇风，直到要做晚饭了才不情愿地放开手。

几个星期过去了，雨还是没来。九月，人们已不再抱有希望。



就是在那一年，库菲生下了桑帕斯·乔拉。她二十一岁，嫁给乔拉先生没多久，怀孕了。到了九月末，炎热无雨造成了严重的干旱。旱情越来越糟，而她的肚子则日益变大。旱情严峻得甚至使红十字会在夏考特西边搭起了饥荒救援营。运送赈济物资的飞机掠过集市上空时，夏考特镇民抬头仰望，嘀咕着飞机为什么不停下来也给他们发些什么，他们早就受够了，也够格像别的地方一样得到红十字会的重视与源源不断的救援物资。供应站定量发放的米和小扁豆分量越来越少，到处都找不到水果，也几乎断了蔬菜。物价飞涨，肉铺外囚在笼子里的鸡骨瘦如柴，没人愿意买，最终那倒霉屠夫只得自己把鸡通通吃下肚去；吃完最后一只，他也不得不和镇上其他人一

样，开始食素。

那几个月，库菲变得硕大无比，好像她把世上所有能量都占为己有了似的，她吸干吮空了它，把它变得凋萎、枯黄。她从街上走过时，大家会突然惊讶地停下来。她真是大呀！他们竟一时忘了那几乎空荡荡的集市上的买卖。他们骑着自行车，特地扭头，在摇摇晃晃中看她那如此不真实地隆起的肚子，就好像细瘦树干上突起的巨大树瘤。她的眼睛那么乌黑，目光那么炽热，叫回头者飞快地再扭过头去，不知为什么，他们感到一阵不安。她旁若无人地走着，好像他们根本不存在似的。她的脸上，在嘴唇与下颌之间有一种执著与坚定，而这种神情又是那么遥远、冷漠，仿佛她所有的心思都集中在某个除了她之外没人能看见的所在。她就这样走过夏考特，这样茫然，这样古怪。

“你们指望她怎么样？”好奇的邻人询问库菲的精神状态，她婆婆艾玛辩解道，“女人肚里怀着小鱼儿一样的娃娃时，你们能指望她怎么样？”

不过库菲想着的可不是肚里怀的小鱼儿一样的娃娃，她想着的是鱼儿本身。各种各样的鱼儿。大而肥美的、可以填饱她几个月以来海浪般汹涌而至的饥饿的鱼儿。她想着咖喱鱼、烤鱼串。她想着鲳鱼、尖吻鲈、野鲮，想着大群长须的游虾，想着耐嚼的淡菜，想着无穷无尽的食物那千变万化的样子。想着苦豆和驼奶，红薯和玉米，芒果椰子和番荔枝。想着季风雨里像伞一样撑开的蘑菇，外壳皱巴巴的褐皮白仁的坚果。

对她那浩渺的食欲来说，家里的厨房实在太窄太小。她从逼仄的蓝卧室走进弥漫着煤油气味的厨房，绕着桌子椅子转转，爬上露台又爬下来，走下楼梯经过邻居的家门，那儿的人见了她就摇头；然后她走到院子里，围着院当中的蒲桃树兜圈子。

“啊呀，老天爷，这女人会变成什么样儿啊？”拉克丝米婆婆这么说，赖布尔一家这么说，孟加拉语老师这么说，所有的人都这么说。所有的人——只要他们从窗户望出去，只要他们聚在茶棚下或者坐在谁家喝茶吃花生聊天时，就都这么说。“这女人什么地方总有点不对劲儿。”他们这么说，“她刚到夏考特，我们就一眼看出来了。”

一顿接一顿的米饭和小扁豆已经满足不了库菲日益旺盛的食欲；她拿一件件的丝缎、绣品、绸衬裙、一副金耳环、一只银核桃夹子，以及还没有典当出去的嫁妆去贿赂卖蔬菜的、卖水果的，还有屠夫。她贿赂他们，直到他们倾尽所有。那时，她胃口凶猛得简直吓人，就好像一头四处捕食的野兽。她心里惦记着的是，茄子长得又大又紫又嫩，然后在平底锅里煮得化掉；加上罗望子果和茺荑烹烧的秋葵；放了丁香和小豆蔻的炖鸡。她心心念念地想着切、割、煨、炸、炒、研之类。

“她这是在干什么？”乔拉先生眼看着老婆一趟趟上街消失在集市里，而家里不断缺东少西，碗柜里变得空空如也，架子上不时新空出一块地方，他嚷起来，“你给我讨了个什么老婆，阿妈？”他咄咄逼人地质问母亲，她也同样忧心忡忡。但是，因为她包办了他的婚事，便掩藏起担忧，宽慰地啧啧道：“眼下她正是非常时期，等等看，

她说不定会好起来。”

“好起来？”他鼻子里哼哼，“她不会好起来了。要是娃也像她那样，我们就有好看的了。”

就跟痛苦、没精打采、哭哭啼啼一样，怪诞行为也总是让他局促不安，他害怕陷入这种不由他控制的生活泥潭和牵扯不清的是非中去。他想尽量避而远之，一是一，二是二，明明白白有规有律地过日子。他去了公共图书馆，查阅有关婴儿的书；他排队等在教会学校门口，替婴儿早早登记报名上学，因为他知道申请的名单有多长；他还从政府卫生站那里收集维生素和奎宁。

“你务必将水煮沸二十分钟才可以喝。”在家里，他跟在库非身后，也不管她理不理，朗读从图书馆里借来的书。他竖起一根手指指向天，尽管年纪轻轻且瘦骨伶仃，可他感到自己拥有某种强有力的权威。“进行任何锻炼之后，你务必坐下休息。”他教导说，“你务必不时站起，好好锻炼。”又说：“不许再生吃水果。”又说：“别唱歌时唱累了自己。不要空腹喝茶。注意保持自己十二分干净。洗头发，睡午觉，抬起双腿，做蹬自行车练习。”他掏出手帕擦擦额头的汗水，继续跟着老婆，哪怕她对他所言显然毫无兴趣。

对如何照料孕妇一事，艾玛婆婆有着自己的一套。她在靠枕、香草、梳子、按摩油之类的物品上大用心思。“唱歌可以让小宝宝开心。”她教导说，“到寺庙去，好好祷告。保佑宝宝健康，保佑星象吉利，保佑你不长虱子。你要香香的，那小宝宝就会香香的喽。”

到处都紧张兮兮，叫人不敢呼吸，好像孩子不生出来，就不敢

松一口气。孩子出生了，方可以舒一口长气——如果是男孩，则如释重负，眉开颜笑，其乐融融；如果是女孩，也是如释重负，但遗憾失望，唉声叹气。

库菲的腹中，桑帕斯起初还没什么动静，不存在似的。不多久，他好像来了劲儿，胆子大起来，生机勃勃；他开始蹬腿、翻身，甚至还蹦跶。库菲来来回回地走，来来回回地走，手按着腹部，觉得自己就快号叫了；不管她想不想，她大概都会大号，一直号到孩子出世，之后也许还会继续号。她的肚子越来越大，对食物的渴望更是越发难以遏制。这个家好像在缩小，而她周身，夏天那炽烈的炎热无穷无尽、无处不在。终于，在脱逃不了单调景色的绝望之中，她从碗柜深处翻出一盒用过的蜡笔，在歇斯底里的边缘，她开始在家里肮脏不堪、斑斑点点的墙壁上涂鸦，涂画在艾玛婆婆贴的宝宝图片边。那些图片上，宝宝在喝粥，宝宝抱着娃娃，边上有毛茸茸、黄澄澄的小鸡崽儿，宝宝想翻跟头。艾玛婆婆希望这些肉嘟嘟又健健康康的男娃，会产生某种神秘的渗透作用，从而影响自己孙子的成形。库菲有时也涂抹在这些图片上。她画一泓水潭，颜色深暗，不过有五彩斑斓的鱼儿跳跃其中；明亮的凤梨地，淡青的丝瓜田；树上肥硕的菠萝蜜，啄食的鸡群。她还画了一群厨子在砍羊头，但她丈夫和婆婆提心吊胆，远远躲着，不敢触怒她，因为宝宝还在她腹中。她的画里，人群涌向货物铺天盖地的集市，有人握着勺子站在热气腾腾的大锅边，有人往石臼里倒香料。她在窗框边描了攀缘的藤蔓，在墙上画了一蓬蓬野生的树叶。她开始画她从未见过的水果，深藏

于荚果内或隐匿于无名花蕊里的、待人去发现的香料。她画从未品尝过的菜肴，垂挂在篝火上的黑鹿，成排的、能把鹿变成美味佳饌的香料。她画在蒜头之间蹦蹦跳跳的孔雀，捆绑在番木瓜林子里的野猪。她脚下长出巨大的洋葱，地板上爬起葡萄藤，门缝里游来鱼儿。

隔壁屋子里响着乔拉先生来回走动的脚步声。“我们这是怎么回事呀？”艾玛婆婆喃喃低语，“等等看，儿子，再等等看。”门外，荒寂的天空下，红十字会的飞机嗡嗡掠过。



等到几乎再也没有地方可以画，墙壁、地板、天花板一概被涂满到几乎要爆裂时，桑帕斯诞生了。他诞生在如此异乎寻常的环境中，使夏考特的居民永生难忘。

那一日，库菲在卧房窗口朝街上望着，准备坐着打发又一段仿佛没完没了的时光，一直等到艾玛婆婆做了饭端过来；突然，一团阴云神奇地遮蔽了太阳，快得就好比冬季的白日一下子跌进沉沉暮色、继而跌进黑夜一样，天色变得幽暗，炽热耀眼的下午暗淡成了旧羊皮纸色，每家的窗帘都翻出白浪。碎报纸、旧塑料袋在深蓝的街上打起转来。空气变得轻飘，一股微风掠过，在她手臂上撩起一层鸡皮疙瘩。“瞧呀，”库菲高呼，“雨来啦！”

她听见集市上飘来欢叫声。她望着街上兴奋得按捺不住的孩子，他们跳呀跳的像青蛙。“天冷喽，”他们嚷道，还假装哆嗦一下，“要

下雨喽！”他们相互扭啊打呀，雀跃得乱作一团。大人也一时忙开了，趁着天还没完全变暗，赶去集市，又收起浆洗的衣裳，拖回绳床。他们相互挥手打招呼：“终于来喽。季风雨。”谁知道这雨的到来是巨扇还是蛤蟆婚礼的功劳，是风笛手还是水银柱的威力，抑或魔术师的奇迹。说到底，谁在乎呢。下雨了，季风雨到了夏考特。云从东方飘来，擦过镇子郊外的林木，带来携着雨的芬芳的空气。库菲望着，欣喜若狂，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家里，乔拉先生手忙脚乱地铺开塑料布，艾玛婆婆把坛坛罐罐都搬到户外接雨水，找出蜡烛和煤油灯，以备不可避免的断电时刻之需。他们时而会歇一下手，感受一下刮在脸上越来越猛烈的风，抬头观望变幻的云图。终于作好对付暴雨的全部准备后，他们也站到窗口望着，像库菲以及所有夏考特镇民一样。他们有的靠在露台边，有的站在回廊里，有的躲在机动三轮车车篷下；整个镇子急切地仰望着苍天，直到一股劲风席卷而来，树叶像枪声过后的鸟儿一般飞散，终于，第一滴雨水清亮地落到干裂的大地上。

库菲观望着。雨势来得凶猛，而且越下越急。如此绵密浩荡，填满每一寸空间。仿佛全世界除了雨声，不存在其他任何声音，仿佛夏考特自来水管里的细流根本微不足道。落雨起初是黑浊的，携带着空中的灰土、树上的尘埃；渐渐就变得清澈，但势头始终如此汹汹。在这被黑色季风雨包裹的镇上，她伸出双手，感受着雨滴在平展的掌心里的分量；接着，她将脸也探出去，沐着雨，那么白皙、润泽。

就在这时，她感觉到桑帕斯在腹中蹬踢。她的心咚咚地跳着。

他越踢越猛。院子里的蒲桃树摇晃着哗哗响。雨水冲刷着库菲的头发，顺着她的脸颊流淌。她丈夫大呼：“别站在窗口！”她置之不理。他拿了一块塑料布将她遮住，被她一下就抖掉。雨幕蔽天。

邻居们乒乒乓乓迅疾地关了窗，摔上门，库菲却依然将身子探在窗外，而且一个劲儿地继续往外探，直到雨水把她的头整个儿淋透。水浸满了她的脑袋，将她消融于哗哗的雨声之中，她几乎感觉到自己就要变成骤雨，或者消失于那咆哮的、宣泄的、如蛾翼一般飞颤的闪电之中。只要她的手一松开窗户的铁框，她就可以把这些冗长无聊的炎夏日子砸碎在大地上，把它们化为暴雨、狂风和呼啸。

她感觉到收缩痉挛，同时听到一声霹雳在头顶爆响。又是一阵雷声滚滚，浑身透湿的库菲张开嘴巴，发出同样的咆哮。在她的脚下，大地消失，变成了湖泊，湖与湖相连成网，汨汨流向街巷，成了河流。河流取代了街巷。

仅仅两个小时后，乔拉先生和艾玛婆婆就跑进跑出忙着张罗毛巾和热水。暴雨依旧，窗户关上又被吹开，雨水直往里泼，往门缝下灌。桑帕斯来到了人世。他那张一侧有一道褐色胎记的脸给他的家庭带来了欣喜；就在这时，空中一声炸响，几乎震裂耳膜，紧跟着街上传来一记轰然的撞击声。

“怎么回事？”大地抖了一抖，乔拉先生紧张地问。难道他儿子的出生恰逢世界末日的来临？他和艾玛婆婆扔下库菲，冲到窗前，结果发现根本不是什么的末日，倒更像是什么的开始。

他们望见一货箱红十字会救援物资卡在他们的老蒲桃树上，空

投它的是一架被暴雨搞昏了头的瑞士救援飞机，此举定然是神的安排。救援机升腾上天，消失在滚滚乱云之间；镇民不管大雨瓢泼，一个个出门冲到树下，挥手跳脚，向这不期而至的馈赠致意。他们发现，卡在被砸烂的蒲桃树枝叶间的箱包装满了糖、茶叶、补液药物、奶粉、葡萄干和消化饼干。还有一包包搞不清楚是什么的粉末，包装上印着微笑的外国女人，以及果仁、甜食和一听听的婴儿食品。

捣蛋鬼们高高爬上了树，往下抛掷在树丫间找见的东西。乔拉先生像只发傻的鸡一般东走西奔，将赈济物资一股脑儿地往购物袋里塞，艾玛婆婆则从库菲床边的窗口朝外面大嚷，通知邻居这里有新生儿。不一会儿，屋子里便挤满了恭贺的人，大家聊得兴高采烈，也不知聊的是小宝宝还是大雨，抑或是空投食物。“太妙啦！”他们不时地高叫，雨水顺着衣裳滴滴落下，在脚边形成一汪汪水。“好漂亮的宝宝……这雨，你能相信吗？哦，那些吃的东西！……多好啊这宝宝！”

唯有库菲默不作声。她望着手上的小不点儿，这小生命仿佛完全来自另一颗星球，或是从林子里找来的，如此陌生而奇怪。婴儿的眼睛闭着，手指紧紧蜷缩着。他脸蛋发红，脑袋尖尖。她注视着这陌生的造物，由然感到安详和宽慰。过一会儿，暴雨就会停歇，世界将变得静谧而馥郁，空气在入睡后会渐渐变得温馨柔和。飞蚁马上就会舞动，昆虫将大量繁殖，蜥蜴随之肥硕。水会变得浑浊而柔暖；门扇会膨胀，一旦打开休想再关上，一旦关上休想再打开。霉菌会蔓延得一片茵绿而妖娆，蘑菇会在水池下的柜子里成群结队地

生长。

邻居们想以自己的兴奋感染库菲，说她的儿子命定非凡，那包罗万象、神秘莫测、比夏考特宏大得多的上苍已经注意着他了。“你瞧，就连瑞士人都记得送礼物来哩。”又说：“就叫他桑帕斯吧，好命。”尽管他没那么胖乎乎肉嘟嘟，也没那么漂亮，可他是一个不容置辩的、神气活现的好男儿。

他们想着救灾物资，情绪高涨，就着满屋子的烛光庆祝着；当然啦，电，早已经是断了。